

两代足球人聚首，共话粤超和广州足球精神 在越秀山踢球，是一种光荣

粤BA 粤超 双赛燃广东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苏苒
图/羊城晚报记者 黄城栋 柳诚 钟振彬



梁哲宇(左)和李志海

英格兰传奇球星助阵粤超

欧文本周末将“空降”越秀山

“学者”表哥

□朱寿桐

黄海之滨，范公堤畔，仁厚而温暖的故土地母慈怀里，永安着我的父母和哥哥，新近又接纳了我的几位亲爱的表哥。他们有的是道地的农民，如种田能手周利华，有的是基层干部，如当过大队书记的蔡龙昌。他们当中最为突出的是大表哥商友友，他是资深的乡镇干部，文化不高，但我总觉得他的言谈、做派就像个学者。

在我记事的时候，表哥还没有当上公社干部，跟着大姑父做豆腐。但他卖豆腐就显出了乡下人难得的销售学与社会学才能。那时候乡下人消费能力低，别人卖一担豆腐要差不多一整天工夫，而表哥不需要，一担豆腐挑出家门，两顿饭工夫，就卖完回家了。为什么这么快？他不是像其他卖豆腐的挑着豆腐一路叫卖：“豆腐啊！”那样盲目地做生意，而是先无师自通地进行“市场分析”，对周边十里八乡的农户进行消费能力和来客频率的评估，然后到各个潜在的消费目标家里送货上门。家里有人便说：“今天给你家留了一箱（四块）豆腐，热乎的。”家里没人，则推开厨房门，揭开一口锅盖，将豆腐放进去，盖好，然后笑笑走人。路上遇见这家人，便笑着招呼：“今天回家有上好的豆腐吃！”对方立刻会意：“劳烦你啦！”至于结账，那是不用劳烦的，到時候或现款或黄豆支付，有时还免了。

凭着这种机灵和信誉，表哥不久就被公社征用为通讯员。做了通讯员的他专攻服务学，一心一意做好为公社机

关的服务工作，很快成为培养对象，没过两年，晋升为公社主要干部。作为农村出身的基层领导，他所承担的工作往往是最艰苦的。但他以学问的方式加拼命的精神开展工作，成效非常突出。表哥几乎每年都带河工——那时候农村各项水利工程都靠农民肩挑手挖完成，农民“上河工”成为人生的一大考验，而对于干部来说，“带河工”是非常艰巨的考验：要让上千个“民工”按进度按质按量完成“土方”，谈何容易！表哥所带的“河工营”却几乎每年都是全县第一，他的名字和他所带队的河工工程那时候成了远近闻名的品牌。表哥总结道：“带河工和打仗一样，身先士卒，爱兵如己，无往不胜。”遇到坡度大、送土位高的工程段，他常常甩掉棉衣，装满一担泥，挑起来大步流星，第一个登上坡顶，民工无不佩服；他还常为争取民工的米粮当场“凶”那些催粮不力的干部，民工都佩服他体恤群众，是“贴心主任”，只要他在工地，场面都非常热闹，民工的积极性是很高涨。于是，哪个工段落后了，表哥就出现在那一段，效果“比药还灵”。

表哥官不算大，但心胸很大。一段时期，他所培养的一位乡镇干部在机构调整的时候排在了他前面，他丝毫不以为意，还坚持用自己的工作经验帮助对方。对方心悦诚服，将当时并未年长的表哥称为“商爹”。后来的数十年，表哥一直有着远近闻名的“商爹”外号。他在几个乡镇做了近30年的党委书记，始终保持廉洁作风。

表哥的儿子当年被派到远外的一个乡做领导，他将儿子领到他家的厨房，指着一排多年积累的各色瓶酒和悬挂着的腊肉、咸鱼说：出门以后，想到吃啥就回家来，家里都有，别在人家那里露出馋相，让人看不起。嘴脸、嘴脸，嘴丢在人家那里，脸也就丢在那里了，脸丢了就捡不回来了；人家送的财物不能要；人家和你无亲无故，送你钱财还不是指望你给他更多？他送你1万，肯定指望你给他拿回5万、10万，这种赔本

4月26日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（以下简称“粤超”）开幕那一天，越秀山体育场响起《海阔天空》万人合唱。中国足球名宿志行将足球缓缓传递给欧伟庭、麦超、区楚良、卢琳，最后传到一名足球少年脚下。在这一刻，职业足球和青训、草根足球，在这个被视为广州足球精神图腾的球场，有了链接。

5月12日，羊城晚报邀请两代广州足球人相聚，共话广州足球的传奇与传承。李志海，1982年生，前职业足球运动员，后卫，曾随广州队夺得2007年、2010年中甲联赛冠军，现在在广州2011足球梯队教练；梁哲宇，1998年生，粤超广州队前锋，执信中学体育老师。相隔16年，两双球鞋在越秀山体育场留下截然不同的印记。他们聊粤超、聊广州足球青训，还谈到越秀山体育场，都异口同声：“在越秀山踢球，是一种光荣！”

越秀山是广州足球“圣地”

梁哲宇最早的足球记忆，是一天三练的燕子岗集训。“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挺辛苦，但如果没有那时候的积累，现在可能也不会继续踢球了。”他说。

李志海则是在荔湾体育场的沙地球场上起步的。“沙地有一种天然的缓冲保护，变向、急停的灵活度都在那里练出来的。”

当话题转到两个人都不陌生的越秀山，两人都很激动。梁哲宇说，越秀

羊城晚报讯 记者柴智报道：粤超“最大牌”要求啦！英格兰传奇球星欧文周末将“空降”越秀山，为粤超开球。

5月17日，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（以下简称“粤超”）第三轮将上演焦点赛事，广州队将坐镇越秀山体

育场迎战茂名队。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，英格兰传奇球星迈克尔·欧文将作为“吴铂城市足球代言人”及“吴铂S600推荐官”来到越秀山，与广州球迷共同见证草根足球盛事。

粤超唤醒足球热情

两代足球人聊得最多的是目前足球圈最热门的话题——粤超。

粤超的赛制覆盖了广东21个地市，从教师、学生、辅警到消防员、退休职工，来自各行各业的球员每个周末为自己的城市而战。123场比赛横跨7个月，将整个广东变成足球的赛场。

梁哲宇站上了粤超赛场，在学校里当体育老师的他，一边教书一边备战。让他高兴的是，每场粤超比赛，学校的领导、同事、学生都特别关注。“也算尽自己一份力量，为广州足球作贡献，希望能冲击冠军。”对他而言，粤超是一次唤醒——退役之后有机会重新感受这么专业的训练强度和完善的赛事保障，让热爱有了新的出口。

李志海则从青训从业者的角度，将粤超的意义看得更深：“让各行各业的人都参与进来，让大家发自内心去喜欢足球。参与的人多了，对我们青训选

育场迎战茂名队。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，英格兰传奇球星迈克尔·欧文将作为“吴铂城市足球代言人”及“吴铂S600推荐官”来到越秀山，与广州球迷共同见证草根足球盛事。

比赛当日，欧文将亲自体验并智驾

才、普及推广来说，都是天大的好事。”

广州足球精神没有断层

虽然只是草根足球，但粤超的上座率非常高。这会不会分流足球市场，挤占传统职业联赛热度？李志海认为：“在我看来是双赢，不存在分流。更多人参与足球，才能选出更多的精英球员。大家都热爱足球，球市又好，绝对是好事。粤超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球迷，我们也可以借鉴经验。”

梁哲宇也表示认同：“粤超广州队也代表着广州本土足球。我们希望更多球迷，还有以前不看球的人，都走进球场看看这种城市联赛。”

粤超票价仅为8.8元，却能有效拉动周边消费。李志海说，自己随香港明星队去汕头打过交流赛，他观察到潮汕地区足球场越修越多、草地越来越平整，足球氛围越来越好。他也希望有机会到有城市特色的地方看粤超、品美食。

在两代足球人看来，足球在越秀山从来不只是一场比赛，它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从“荔体”磨烂了无数双鞋底的沙砾场，到燕子岗标准平整的草皮；从职业化浪潮掀起的惊天喧嚣，到年轻教师重新穿起钉鞋奔跑在粤超赛场上，广州足球的精神始终没有断层。它生长在一代代足球人的身上，生长在一块块被当作球场的泥地上、草皮上，也生长在坐满观众的看台上。只要有人还在踢球，它就一直都在。

吴铂S600驶入越秀山体育场。为了让这份跨越时空的足球缘分更加圆满，现场还特别策划了一场沉浸式的“欧文球迷粉丝见面会”。届时，欧文不仅会在场边督战助威，更将在万众瞩目下为粤超进行开球。

阿森纳有望夺冠 热刺仍可能降级

北伦敦德比是英超颇为引人注目的赛事。阿森纳过去三个赛季都获得英超亚军，本赛季有机会成为英超和欧冠的双冠王。热刺上赛季夺得欧联杯冠军，本赛季以欧冠联赛阶段第四的身份轻松进入欧冠16强，却很有可能在英超降级。

在本赛季英超赛场上，狼队和伯恩利已经提前确定降级，最后一个降级名额将在西汉姆和热刺之间产生。

在第36轮英超比赛中，阿森纳客场以1比0险胜“铁锤帮”西汉姆，在多赛一轮的情况下把排名第二的曼城甩开5分。随着阿森纳击败排名倒数第三的西汉姆，促成利兹联和诺丁汉森林提前确定保级。

无奈热刺自己还是不争气，在北京时间5月12日凌晨的英超第36轮最后一场比赛中，热刺主场以1比1被利兹联逼平。这原本应该是一场保级大战，不过赛前确定完成保级的利兹联已经一身轻松。

热刺的法国前锋特纳成为本场比赛的“显眼包”，他在第50分钟远射为热刺取得领先。第69分钟，特纳在本方禁区杂耍式倒钩解围踢倒阿姆帕杜，为利兹联送上点球。勒温主罚点球命中，把比分扳平。

2025年6月，热刺从拜仁慕尼黑正式引进特纳，转会费加此前的租借费共高达5000万欧元，但这名法国前锋在热刺一直无法兑现天赋，进球率超低，在场上始终不开窍。由于热刺伤病满营，特纳本场才获得首发机会。有球迷这样评价特纳本场的表现：“依靠祖坟冒青烟蒙进一球，然后凭实力送了一球。”

如果热刺本场获胜，就能把排名倒数第三的西汉姆甩开4分。可是热刺没能击败利兹联，现在只领先西汉姆2分，英超保级大战仍旧充满悬念。最后两轮，热刺客场挑战切尔西，主场迎战埃弗顿；西汉姆客场挑战纽卡斯尔，主场迎战利兹联。

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

不像老师的老师

□房向东

如果老师像极了老师，就如老虎像极了老虎，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此文要写的是我领教过的最不像老师的老师——我的中学体育老师钟宗贵。

我读高中时，钟老师也就二十多岁吧，一米八几个头。那时是“文革”后期，老师多是平头发式，只有钟老师是五五开的分头，看上去像《地道战》中骑自行车到高家庄吃肉包的汉奸。钟老师爱打篮球，所以和学生关系比较好，远远看去，不知道的搞不清他是老师还是学生。打球时头发随风飘起，与众不同。那年月，要是穿喇叭裤都被视为奇装异服而被剪掉裤管，钟老师的五五开长发能够幸存，实属万幸。

当时的校长不叫校长，叫革委会主任。一般说来，老师都怕陆主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钟老师给我的印象是陆主任怕他。那时，我是学生干部之一，学校的宣传组组长。校领导召集老师开会，有时也叫几个学生干部参加。一天晚上，全校老师开会，布置第二天的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事宜。我们也参加了。钟老师姗姗来迟。他泄泄沓沓地趿拉着木屐，吊儿当地晃荡到会议室，见主席台下挤挤挨挨没位置，就直上主席台，坐在陆主任边上。陆主任神色窘促，歪着头看他（也许是瞪他）几秒，不说话。钟老师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开会开会。”陆主任胖乎乎，属和事佬一类，也算老实人吧，只能继续开会。

那时的钟老师是抽烟的，有时还把烟夹在耳朵上。他上课，也是耳朵上夹一支粉笔。他的耳朵与刘备的耳朵有得一比，特别大。

一天，几个寄宿生正在学校操场玩耍，钟老师突然驾到，他远远地吆喝：“郭伯荣，过来！”郭伯荣是“坏学生”，打群架，抽烟，都有他的份。钟老师一叫，郭伯荣立马跑步过来：“钟老师，什么事？”钟老师一

言不发，睁着圆彪彪的眼睛，恶狠狠地盯着他。如此，过了大几十秒，他暗哑着声调道：“把烟拿出来！”郭伯荣老老实实地把一包“飞马”掏给了钟老师。

“小小年纪，竟敢抽烟，什么货色！”钟老师骂道，“跑步，给我跑十圈！”郭伯荣不敢抗命，只得吭吭地跑去了。钟老师坐在操场边上晒太阳，抽飞马烟。郭伯荣才跑两三圈，大约钟老师也抽够了吧，就扬长而去。郭伯荣不敢造次，钟老师不在时，还真没有缺斤少两地跑完了十圈。

那时兴“开门办学”，学工学农学军。我们学校在外有一校办农场，供学生学农学用。一学农就是几个月。钟老师带着两个班去农场。我们的任务是挖山，种蓖麻。通常，钟老师自己不干活，像工头一样坐在高处抽烟、晒太阳，看我们偷不偷懒。

有一天，一个同学挖山时，锄头脱落了。他看见钟老师坐在高处，正瞅向这边，不敢去修锄头（也可能是想乘机偷懒），飞舞着锄头棒，挖山不止。突然，钟老师在他身后吆喝：“你乱舞什么？！”这突如其来当头棒喝，那同学吓得跌倒在地，几乎要哭了。回头看，那钟老师不是还坐在山头上吗？

钟老师按捺不住哈哈大笑。原来，他让一个个和他一样高的同学穿上他的大衣，坐在高处监工，自己如翩翩惊鸿，到附近的公社赶圩去了，回来见到了这个同学的耍花枪。

在那特殊年代，钟老师的作派透着些许魏晋风度。其实，他一肚子墨水。他文笔如椽，一手锦绣文章，也有著作问世。后来，他调到省城某厅级单位，主编一本综合性杂志。以前他不像老师，现在鹤发童颜，飘然有出世之姿，太像一个老师了。



化州之行旺冲美景(中国画) □任杰明